



論衡卷第十五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變動篇

招致篇

明雩篇

順鼓篇

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鍾鼓猶天椎猶政鍾鼓聲猶天之應也人

主爲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爲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丘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爲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

爲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蟬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虵出起氣也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鷄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迺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爲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

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徙倚
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貪狼陰
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
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
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
貴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
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為疫西方來者
為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
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

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
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
人不能溫使見吹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暘之患
矣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
動之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
伐株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於天
含天之氣以天為主猶耳目手足繫於心矣心有所
為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為耳目手
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綴於杆杆宜讀為韜杠之杠杆東則旒隨

而西苟謂寒溫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為綴旒也鉤
星在房心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
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
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夫
寒溫天氣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筭或作筵不能鳴鐘
而螢火不爨鼎者何也鐘長而筭短鼎大而螢小也
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太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
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
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

寒溫之氣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
至是竟寒溫之氣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
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
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
蓀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
能取也手掇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蓀之細負圖易
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况天去人高遠其
氣莽蒼無端末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
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極矣欲之

甚者至或當風鼓箠嚮日燃爐而天終不爲冬夏易
氣寒暑有節不爲人變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猶不能
致况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
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
之寃孰與沉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
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
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
元拘之寃孰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
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計寃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

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騫其
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
其死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
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
十萬之寃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堦之啼度過拘囚
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僂旁告無
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寃旁告無罪於上天也
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
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

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未爲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尚寒霜適自降而衍適呼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知已之冤以天氣表已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寒而因呼天乎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范曄爲須賈所讒魏齊僂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搯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曄儀之

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僞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牟叛趙襄子帥帥攻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餘丈襄子擊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軍有哭者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墻自壞誰哭於秦宮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墻壞秦霍敗亡之徵也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

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墻朽猶有崩壞一婦之
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
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女然
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
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
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
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
復虛言也因類以及荆軻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
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

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於
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
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况荆軻欲刺
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
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爲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
地且動之占也地且動鉤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昴猶
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
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絀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
案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

先守尾災氣暑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明雩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爲湛久暘爲旱旱應亢陽湛應沈溺或難曰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雨頗留湛之兆也暘頗久旱之漸也湛之時人君未必沈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爲政前後若一然而一湛一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

穰木饑火旱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暘久自雨雨久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已過天猶自雨雨猶自暘暘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爲主不說於天也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春秋魯太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沱矣書曰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或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爲天下占房爲九州候月之南北非獨爲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且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政令月離于畢爲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

皆雨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爲應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魯繆公之時歲旱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公薨巷市五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之文月離星得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肯爲徙市故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耐移月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離陽則陽假令徙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徙市

而得雨乎夫如縣子言未可用也董仲舒求雨申春
秋之義設虛立祀父不食於枝庶天不食於下地諸
侯雩禮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歆諸
侯及今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雲雨
者氣也雲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
崇朝而辨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國邑
然則大雩所祭豈祭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也何以
效之水異川而居相高分寸不決不流不鑿不合誠
令人君禱祭水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見

在之水相差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况雨無形兆
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夫雨水在天地之間
也猶夫涕泣在人形中也或賫酒食請於惠人之前
求出其泣惠人終不爲之隕涕夫泣不可請而出雨
安可求而得雍門子悲哭孟嘗君爲之流涕蘇秦張
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儻可爲雍門
之聲出蘇張之說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
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
當何以致雨雩祭之家何用感天案月出北道離畢

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
星肯爲雩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齋用具
之時魯未必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賜
夫如是天之賜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賜雨連屬當
其雨也誰求之者當其賜也誰止之者人君聽請以
安民施恩必非賢也天至賢矣時未當雨僞請求之
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
之空張法術惑人君或未當雨而賢君求之而不得
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空責

而惡君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純則行操
無非無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湯
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
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
謂堯湯水旱水旱者時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審
然何用致湛審以政致之不修所以失之而從請求
安耐復之世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
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
稱湯以五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

之說絀稱桑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
由救水旱之術審當何用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
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
得而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
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
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
鑿和藥者惻痛殷勤冀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
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冀其悟也雩祭者之
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民不知必歸

於主爲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問政治之災無
妄之變何以別之曰德豐政得災猶至者無妄也德

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夫政治

一有也治字

則外雩而

內政以復其虧無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
心故夫無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
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
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勅成王自
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

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
久旱建初孟季北州連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賤聖主
寬明於上百官共職於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
旱猶有氣間之也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
鄴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
間歲大旱臧文仲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嗇勸分文
仲知非政故徒修備不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
於政不揆政之無非見異懼惑變易操行以不宜改
而變祇取災焉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大雩傳家

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曾皙對孔子言
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諺雩
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
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
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
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為浴者浴沂
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
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

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兩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點欲爲之孔子宜非不當與也樊遲從游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

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爲位主心事之爲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修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倘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共馨香奉進旨嘉區區惓惓冀見蒼享推祭社言之當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尚猶而雩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况歲氣有變水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彤繹之義也冀復災變之虧獲鄴穰之報三也禮之心悃

福樂之意歡忻悃悃以玉帛效心歡忻以鍾鼓驗意
雩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內無以效外故雩祀
盡已惶懼關納精心於雩祀之前玉帛鍾鼓之義四
也臣得罪於君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
懼於旱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
治潛易操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釋故必雩祭惶懼之
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
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
甘對道才低仰欲求禪也砥石磨厲欲求銛也推春
仲舒之黨爲能說之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於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
曰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
得勝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
地母之黨類爲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
陽繆盭者人君也不自攻以復之反逆節以犯尊天

地安肯濟使湛水害傷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
湛水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於道
違逆論春秋者曾不知難案雨出於山流入於川湛
水之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災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
之性水土不同以水爲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之義
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鑿也以椎擊鑿令鑿穿木
今儻攻土令厭水乎且夫攻社之義以爲攻陰之類
也甲爲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
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

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爲雨雨流爲水然則山者父
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
朋徒也計山水與社俱爲雨類也孰爲親者社土也
五行異氣相去遠殷太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
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
養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此說者春秋所共聞
也水災與桑穀之變何以異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
相違反行之何從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
爲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周公之功執

書以泣過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大雨久湛其實一也成王改過春秋攻社兩經二義行之如何月令之家蟲食穀稼取蟲所類象之吏笞擊僇辱以滅其變實論者謂之未必真是然而爲之厭合人意今致雨者政也吏也不變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復塞苟以爲當攻其類衆陰之精月也方諸鄉月水自下來月離于畢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獸兔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蚌也月毀於天螺蚌自缺同類明矣雨久不霽攻陰之類宜捕斬兔蟾蜍椎被螺蚌

爲其得實蝗蟲時至或飛或集所集之地穀草枯索吏卒部民塹道作埒榜驅內於塹埒杷蝗積聚以千斛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况徒攻陰之類雨安肯霽尚書太傅曰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夔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諸侯卿大夫各有分職大水不責卿大夫而擊鼓攻社何知不然魯國失禮孔子作經表以爲戒也公羊高不能實董仲舒不

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尚生仲舒未死
將難之曰久雨湛水溢誰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
易行以復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過解天如非
君臣陰陽之氣偶時運也擊鼓攻社而何救止春秋
說曰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夫如是旱則爲沈溺
之行水則爲亢陽之操何乃攻社攻社不解朱絲縈
之亦復未曉說者以爲社陰朱陽也水陰也以陽色
縈之助鼓爲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
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

失火也以若繩之絲縈社爲救若以壅水灌大山也
原天心以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
兵不相負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真欲攻陽以絕其
氣悉發國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後爲
可楚漢之際六國之時兵革戰攻力彊則勝弱劣則
負攻社一人擊鼓無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夫一暘一
雨猶一晝一夜也其遭若堯湯之水旱猶一冬一夏
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復塞其變冬求爲夏夜求爲
晝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霽試使人君高枕安卧雨猶

自止止久至於大旱試使人君高枕安卧旱猶自雨
何則暘極反陰陰極反暘故夫天地之有湛也何以
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有
痺疾也禱請求福終不能愈變操易行終不能救使
醫食藥異可得愈命盡期至醫藥無效堯遭洪水春
秋之大水也聖君知之不禱於神不改乎政使禹治
之百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
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
醫也說者何以易之攻社之義於事不得雨不霽祭

女媧於禮何見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
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議其故何哉夫春秋經但言
鼓豈言攻哉說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爲
攻說者用意異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
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攻
者責也責讓之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
也以卑而責尊爲逆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毋事地
毋有過子可據父以責之乎下之於上宜言諫若事
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乖違禮意行之如何夫

禮以鼓助號呼鳴聲響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鍾擊鼓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爲攻此社此則鍾聲鼓鳴攻擊上也大水用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太盛雨湛不霽陰盛陽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日食鼓用牲於社同一義也俱爲告急彰陰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鍾鼓小而緩者用鈐箴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大道難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致猶先告急乃斯政行盜賊之發與此同操盜賊亦政所致比求闕失猶先發告鼓用牲于社發覺之也社者衆陰之長故伐

鼓使社知之說鼓者以爲攻之故攻毋逆義之難緣此而至今言告以陰盛陽微攻尊之難奚從來哉且告宜於用牲用牲不宜於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牲於禮何見朱絲如繩示在暘也暘氣實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之鍼布一丸之艾於血脉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一寸之鍼一丸之艾也吳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間步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吳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誠若申包胥一人擊得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社與秦王同感以土勝水之威

却止雲雨雲雨氣得與吳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霽晏有楚國之安矣迅雷風烈君子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懼威變異也夫水旱猶雷風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高枕幄卧幄字一本作据以俟其時無惻怛憂民之心堯不用牲或時上世質也倉頡作書奚仲作車可以前代之時無書車之事非後世爲之乎時同作殊事乃可難異世易俗相非如何俗圖畫女媧之象爲婦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女媧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爲害故祭

女媧求福祐也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消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仲舒之祭女媧殆見此傳也本有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道不勝儻女媧以精神助聖王止雨湛乎

論衡卷第十六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亂龍篇

遭虎篇

商蟲篇

講瑞篇

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
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
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

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墻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類爲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爲土虎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豢龍氏御龍氏夏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真龍在地猶無雲雨况僞象乎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頓牟掇芥磁石引針皆以其真是假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氣性異

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桓君山亦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窮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非議誤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真難是也不以象類說非也夫東風至一有感字酒湛溢鯨魚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日火也月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真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燧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土龍亦非真何爲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

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爲器乃能得火
今妄取刀劔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
旣不得比於陽燧當與刀劔偃月鉤爲比二也齊孟
嘗君夜出秦關關未開客爲鷄鳴而真鷄鳴和之夫
雞可以姦聲感則雨亦可以僞象致三也李子長爲
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埴以盧
爲槲卧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寃侵奪木
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
囚也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爲獨不應從土龍四也舜

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金鼎
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論者以爲非實然而上
古久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
作土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五也頓牟
掇芥磁石鉤象之石非頓牟也皆能掇芥土龍亦非
真當與磁石鉤象爲類六也楚葉公好龍墻壁孟樽
皆畫龍象真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同氣故能感
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爲畫致真龍今獨何以不能致
雲雨七也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寢卧夢悟見事

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雲雨之類
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偽致真也上
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
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爲人禍
荼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爲人
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夫桃人非荼鬱壘也
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異以禦凶今土龍亦
非致雨之龍獨信桃人畫虎不知土龍九也此尚因
緣昔書不見實驗魯般墨子刻木爲鳶蜚之三日而

不集爲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有
木鳶蜚不集之類夫蜚鳶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蜚
木鳶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夫雲雨之氣也知於蜚
鳶之氣未可以言釣者以木爲魚丹漆其身近之水
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爲真並來聚會夫丹木非
真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爲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
魚見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尚魚也知不如
人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
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亡也將匈奴敬鬼

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
龍如匈奴精在於木人則雩祭者之精亦在土龍十
二也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父俱來降漢父道
死與母俱來拜爲騎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
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翁叔從上上甘泉拜謁起立
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因見
形象涕泣輒下思親氣感不待實然也夫土龍猶甘
泉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爲不動十三也此尚夷狄
也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

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
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感動思類
而至十四也有若孔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孝
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爲李
夫人夫人步入殿門武帝望見知其非也然猶感動
喜樂近之使雲雨之氣如武帝之心雖知土龍非真
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五也旣效驗有十五又亦有
義四焉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
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

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類應變與立土人土
牛同一義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爲之長尺二寸以象
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
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示當感動立意
於象二也塗車芻靈聖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
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若塗車芻靈而
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
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爲侯示射無道諸侯也夫畫布
爲熊麋之象名布爲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

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
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
果有狀也龍暫出水雲雨乃至古者畜龍御龍常存
無雲雨猶舊交相關遠卒然相見歡欣歌笑或至悲
泣涕偃伏少久則示行各恍忽矣易曰雲從龍非言
龍從雲也雲樽刻雷雲之象龍安肯來夫如是傳之
者何可解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駿不能對
劣也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
龍者終也

遭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爲姦所致也其意以爲功曹衆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爲姦采漁於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夫虎食人人亦有殺虎謂虎食人功曹受取於吏如人食虎吏受於功曹也乎案世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姦心私舊故可以倖苞苴賂遺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

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遭虎搏噬之時稟性狂勃貪叨饑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食人之筋力羸弱不適巧便不知故遇輒死使孟賁登山馮婦入林亦無此害也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苟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

矣政不苛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歲比食
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爲廉不應姦吏亦不應矣或
曰虎應功曹之姦所謂不苛政者非功曹也婦人廉
吏之部也雖有善政安耐化虎夫魯無功曹之官功
曹之官相國是也魯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爲相
必無賢操以不賢居權位其惡必不廉也必以相國
爲姦令虎食人是則魯野之虎常食人也水中之毒
不及陵上陵上之氣不入水中各以所近罹殃取禍
是故漁者不死於山獵者不溺於淵好入山林窮幽

測深涉虎窟寢虎搏噬之何以爲變魯公牛哀病化
爲虎搏食其兄同變化者不以爲怪入山林草澤見
害於虎怪之非也蝮蛇悍猛亦能害人行止澤中於
蝮蛇應何官吏蜂蠆害人入毒氣害人入水火害人
人爲蜂蠆所螫爲毒氣所中爲火所燔爲水所溺又
誰致之者苟諸禽獸乃應吏政行山林中麋鹿野豬
牛象熊羆豺狼蝨蠹皆復殺人苟謂食人乃應爲變
蝨蠹閩蚩皆食人人身彊大故不至死倉卒之世穀
食之貴百姓饑餓自相啖食厥變甚於虎變復之家

不處苛政且虎所食非獨人也含血之禽有形之獸
虎皆食之人謂應功曹之姦食他禽獸應何官吏夫
虎毛蟲人倮蟲毛蟲饑食倮蟲何變之有四夷之外
大人食小人虎之與蠻夷氣性一也平陸廣都虎所
不由也山林草澤虎所生出也必以虎食人應功曹
之姦是則平陸廣都之縣功曹常爲賢山林草澤之
邑功曹常伏誅也夫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姦虎時
入邑行於民間功曹游於閭巷之中乎實說虎害人
於野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爲怪夫虎山林之獸不狎

之物也常在草野之中不爲馴畜猶人家之有鼠也
伏匿希出非可常見也命吉居安鼠不擾亂祿衰居
危鼠爲殃變夫虎亦然也邑縣吉安長吏無患虎匿
不見長吏且危則虎入邑行於民間何則長吏光氣
已消都邑之地與野均也推此以論虎所食人亦命
時也命訖時衰光氣去身視肉猶尸也故虎食之天
道偶會虎適食人長吏遭惡故謂爲變應上天矣古
今凶驗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
上堦其後果薨魯昭公旦出鸚鵡來巢其後季氏逐

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還賈誼爲長沙王傅鵬鳥集舍爨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遷爲梁王傅懷王好騎墜馬而薨賈誼傷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時夷鵠鳥集宮殿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遂龔遂對曰夷鵠野鳥入宮亡之應也其後昌邑王竟亡盧奴令田光與公孫弘等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部都尉禮文伯時羊伏廳下其後遷爲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麇入府中其後遷丹陽太守夫吉凶同占遷免一驗俱象空亡

精氣消去也故人且亡也野鳥入澤城且空也草蟲入邑等類衆多行事比肩略舉較著以定實驗也

商蟲篇

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蟲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使加罰於蟲所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復見矣夫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身黃或頭身皆黃或頭身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蟲應何官吏時或白布豪民猾吏被刑乞貸者威勝於

官取多於吏其蟲形象何如狀哉蟲之滅也皆因風
雨案蟲滅之時則吏未必伏罰也陸田之中時有鼠
水田之中時有魚蝦蟹之類皆為穀害或時希出而
暫為害或常有而為災等類衆多應何官吏魯宣公
履畝而稅應時而有蝼生者或言若蝗蝗時至蔽天
如雨集地食物不擇穀草察其頭身象類何吏變復
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蝗起太山郡西南過
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當時鄉縣
之吏未皆履畝蝗食穀草連日老極或蜚徙去或止

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罪也夫蟲食穀自有
止期猶蠶食桑自有足時也生出有日死極有月期
盡變化不常為蟲使人君不罪其吏蟲猶自亡夫蟲
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凡蟲為風之字取氣於風故
八日而化生春夏之物或食五穀或食衆草食五穀
吏受錢穀也其食他草受人何物俛蟲三百人為之
長由此言之人亦蟲也人食蟲所食蟲亦食人所食
俱為蟲而相食物何為怪之設蟲有知亦將非人曰
女食天之所生吾亦食之謂我為變不自謂為災凡

含氣之類所甘嗜者口腹不異人甘五穀惡蟲之食
自生天地之間惡蟲之出設蟲能言以此非人亦無
以詰也夫蟲之在物間也知者不怪其食萬物也不
謂之災甘香渥味之物蟲生常多故穀之多蟲者染
也稻時有蟲麥與豆無蟲必以有蟲責主者吏是其
染鄉部吏常伏罪也神農后稷藏種之方煮馬屎以
汁漬種者令禾不蟲如或以馬屎漬種其鄉部吏鮑
焦陳仲子也是故后稷神農之術用則其鄉吏何免
爲姦何則蟲無從生上無以察也蟲食他草平事不

怪食五穀葉乃謂之災桂有蠹桑有蝎桂中藥而桑
給蠶其用亦急與穀無異蠹蝎不爲怪獨謂蟲爲災
不通物類之實闇於災變之情也穀蟲曰蠹蠹若蛾
矣粟米饅熟生蠹夫蠹食粟米不謂之災蟲食苗葉
歸之於政如說蟲之家謂粟輕苗重也蟲之種類衆
多非一魚肉腐臭有蟲醯醬不閉有蟲飯温濕有蟲
書卷不舒有蟲衣襪不懸有蟲蝸疽蝗蝻蠹蝦有蟲
或白或黑或長或短大小鴻殺不相似類皆風氣所
生并連以死生不擇日若生日短促見而輒滅變復

之家見其希出出又食物則謂之災災出當有所罪則依所似類之吏順而說之人腹中有三蟲下地之澤其蟲曰蛭蛭食人足三蟲食腸順說之家將謂三蟲何似類乎凡天地之間陰陽所生蛟螭之類蛄蠕之屬含氣而生開口而食食有甘不同心等欲彊大食細弱知慧反頓愚他物小大連相齧噬不謂之災獨謂蟲食穀物爲應政事失道理之實不達物氣之性也然夫蟲之生也必依溫濕溫濕之氣常在春夏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生若以蟲生罪鄉部吏

是則鄉部吏貪於春夏廉於秋冬雖盜跖之吏以秋冬署蒙伯夷之舉矣夫春夏非一而蟲時生者溫濕甚也甚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政也徒當歸於政治而指謂部吏爲姦失事實矣何知蟲以溫濕生也以蠱蟲知之穀乾燥者蟲不生溫濕饒餽蟲生不禁藏宿麥之種烈日乾暴投於燥器則蟲不生如不乾暴閘喋之蟲生如雲煙以蠱閘喋准况衆蟲溫濕所生明矣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傷善青蠅汚白同一禍敗詩以爲興昌邑王夢西

階下有積蠅矢明且召問郎中龔遂遂對曰蠅者讒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讒臣之言也由此言之蠅之爲蟲應人君用讒何故不謂蠅爲災乎如蠅可以爲災夫蠅歲生世間人君常用讒乎案蟲害人者莫如蚊蚋蚊蚋歲生如以蚊蚋應災世間常有害人之吏乎必以食物乃爲災人則物之最貴者也蚊蚋食人尤當爲災必以暴生害物乃爲災夫歲生而食人與時出而害物災孰爲甚人之病疥亦希非常疥蟲何故不爲災且天將雨螳出蚋蜚爲與氣相應也或時諸蟲之生自與時氣相應如何輒歸罪於部吏乎天道自然吉凶偶會非常之蟲適生貪吏遭署人察貪吏之操又見災蟲之生則謂部吏之所爲致也

講瑞篇

儒者之論自說見鳳皇騏驎而知之何則案鳳皇騏驎之象又春秋獲麟文曰有麇而角麇而角者則是騏驎矣其見鳥而象鳳皇者則鳳皇矣黃帝堯舜周之盛時皆致鳳皇孝宣帝之時鳳皇集于上林後又

於長樂之宮東門樹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獲麟
似麀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麀而角如有大鳥文章五
色獸狀如麀首戴一角考以圖象驗之古今則鳳麟
可得審也夫鳳皇鳥之聖者也騏驎獸之聖者也五
帝三王臯陶孔子人之聖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
以麀戴角則謂之騏驎相與鳳皇象合者謂之鳳皇
如何夫聖鳥獸毛色不同猶十二聖骨體不均也戴
角之相猶戴午也顛頊戴午堯舜必未然今魯所獲
麟戴角卽後所見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魯所獲麟求

知世間之麟則必不能知也何則毛羽骨角不合同
也假令不同或時似類未必真是虞舜重瞳王莽亦
重瞳晉文駢脅張儀亦駢脅如以骨體毛色比則王
莽虞舜而張儀晉文也有若在魯最似孔子孔子死
弟子共坐有若問以道事有若不能對者何也體狀
似類實性非也今五色之鳥一角之獸或時似類鳳
皇騏驎其實非真而說者欲以骨體毛色定鳳皇騏
驎誤矣是故顏淵度幾不似孔子有若怕庸反類聖
人由是言之或時真鳳皇騏驎骨體不似怕庸鳥獸

毛色類真知之如何儒者自謂見鳳皇騏驎輒而知之則是自謂見聖人輒而知之也臯陶馬口孔子反字設後輒有知而絕殊馬口反字尚未可謂聖何則十二聖相不同前聖之相難以照後聖也骨法不同姓名不等身形殊狀生出異土雖復有聖何如知之栢君山謂楊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勝已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夫聖人難知知能之美若栢楊者尚復不能知世儒懷庸庸之知齋無異之議見聖不能知可保必也夫不

能知聖則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世人名鳳皇騏驎何用自謂能之乎夫上世之名鳳皇騏驎聞其鳥獸之奇者耳毛角有奇又不妄翔苟遊與鳥獸爭飽則謂之鳳皇騏驎矣世人之知聖亦猶此也聞聖人人之奇者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及其知之非卒見暫聞而輒名之爲聖也與之偃伏從文受學然後知之何以明之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

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
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
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
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
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
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爲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
退非爾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貢尚不能知聖世儒
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夫以不能知聖言之則亦知
其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也使鳳皇羽翮長廣騏驎體

高大則見之者以爲大鳥巨獸耳何以別之如必巨
大別之則其知聖人亦宜以巨大春秋之時鳥有爰
居不可以爲鳳皇長狄來至不可以爲聖人然則鳳
皇騏驎與鳥獸等也世人見之何用知之如以中國
無有從野外來而知之則是鸚鵡同也鸚鵡非中國
之禽也鳳皇騏驎亦非中國之禽獸也皆非中國之
物儒者何以謂鸚鵡惡鳳皇騏驎善乎或曰孝宣之
時鳳皇集于上林羣鳥從上以千萬數以其衆鳥之
長聖神有異故群鳥附從如見大鳥來集群鳥附之

則是鳳皇鳳皇審則定矣夫鳳皇與騏驎同性鳳皇見羣鳥從騏驎見衆獸亦宜隨案春秋之麟不言衆獸隨之宣帝武帝皆得騏驎無衆獸附從之文如以騏驎爲人所獲附從者散鳳皇人不獲自來蜚翔附從可見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大傳曰鳳皇在列樹不言羣鳥從也豈宣帝所致者異哉或曰記事者失之唐虞之君鳳皇實有附從上世久遠記事遺失經書之文未足以實也夫實有而記事者失之亦有實無而記事者生之夫如是儒書之文難以實事案

附從以知鳳皇未得實也且人有佞猾而聚者鳥亦有佞黠而從群者當唐虞之時鳳皇慈愿宣帝之時佞黠乎何其俱有聖人之德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無鳥附從或時是鳳皇羣鳥附從或時非也君子在世清節自守不廣結從出入動作人不附從豪猾之人任使用氣往來進退士衆雲合夫鳳皇君子也必以隨多者效鳳皇是豪黠爲君子也歌曲彌妙和者彌寡行操益清交者益鮮鳥獸亦然必以附從效鳳皇是用和多爲妙曲也龍與鳳皇爲比類宣帝之時黃

龍出于新豐群蛇不隨神雀鸞鳥皆衆鳥之長也其仁聖雖不及鳳皇然其從群鳥亦宜數十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爲賢君漢將軍衛青及將軍霍去病門無一客亦稱名將太史公曰盜跖橫行聚黨數千人伯夷叔齊隱處首陽山鳥獸之操與人相似人之得衆不足以別賢以鳥附從審鳳皇如何或曰鳳皇騏驎太平之瑞也太平之際見來至也然亦有未太平而來至也鳥獸奇骨異毛卓絕非常則是矣何爲不可知鳳皇騏驎通常以太平之時來至者春秋之時

騏驎嘗嫌於王孔子而至光武皇帝生於濟陽鳳皇來集夫光武始生之時成衰之際也時未太平而鳳皇至如以自爲光武有聖德而來是則爲聖王始生之瑞不爲太平應也嘉瑞或應太平或爲始生其實難知獨以太平之際驗之如何或曰鳳皇騏驎生有種類若龜龍有種類矣龜故生龜龍故生龍形色大小不異於前者也見之父察其子孫何爲不可知夫恒物有種類瑞物無種適生故曰德應龜龍然也人見神龜靈龍而別之乎宋元王之時漁者網得神龜

焉漁父不知其神也方今世儒漁父之類也以漁父而不知神龜則亦知夫世人而不知靈龍也龍或時似蛇蛇或時似龍韓子曰馬之似鹿者千金良馬似鹿神龍或時似蛇如審有類形色不異王莽時有大鳥如馬五色龍文與衆鳥數十集于沛國蘄縣宣帝時鳳皇集于地高五尺與言如馬身高同矣文章五色與言五色龍文物色均矣衆鳥數十與言俱集附從等也如以宣帝時鳳皇體色衆鳥附從安知鳳皇則王莽所致鳥鳳皇也如審是王莽致之是非瑞也

如非鳳皇體色附從何爲均等且瑞物皆起和氣而生生於常類之中而有詭異之性則爲瑞矣故夫鳳皇之至也猶赤鳥之集也謂鳳皇有種赤鳥復有類乎嘉禾醴泉甘露嘉禾生於禾中與禾中異穗謂之嘉禾醴泉甘露出而甘美也皆泉露生出非天上有甘露之種地下有醴泉之類聖治公平而乃沾下產出也萇莢朱草亦生在地集於衆草無常本根暫時產出旬月枯折故謂之瑞夫鳳皇騏驎亦瑞也何以有種類案周太平越常獻白雉白雉生短而白色耳

非有白雉之種也魯人得戴角之麇謂之騏驎亦或時生於麇非有騏驎之類由此言之鳳皇亦或時生於鵠鵠毛竒羽殊出異衆鳥則謂之鳳皇耳安得與衆鳥殊種類也有若曰騏驎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然則鳳皇騏驎都與鳥獸同一類體色詭耳安得異種同類而有竒竒爲不世不世難審識之如何堯生丹朱舜生商均商均丹朱堯舜之類也骨性詭耳絲生禹瞽瞍生舜舜禹絲瞽瞍之種也知德殊矣試種嘉禾之實不

能得嘉禾恒見粢梁之粟莖穗怪竒人見叔梁紇不知孔子父也見伯魚不知孔子之子也張湯之父五尺湯長八尺湯孫長六尺孝宣鳳皇高五尺所從生鳥或時高二尺後所生之鳥或時高一尺安得常種類無常故曾皙生參氣性不世顏路出回古今卓絕馬有千里不必騏驎之駒鳥有仁聖不必鳳皇之鷦山頂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爲之也廢庭壞殿基上草生地氣自出之也按溪水之魚殿基上之草無類而出瑞應之自至天地未必有種類也

夫瑞應猶災變也瑞以應善災以應惡善惡雖反其
應一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也陰陽之氣天地之
氣也遭善而為和遇惡而為變豈天地為善惡之政
更生和變之氣乎然則瑞應之出殆無種類因善而
起氣和而生亦或時政平氣和衆物變化猶春則鷹
變為鳩秋則鳩化為鷹蛇鼠之類輒為魚鼈蝦蟇為
鶉雀為蜃蛤物隨氣變不可謂無黃石為老父授張
良書去復為石也儒知之或時太平氣和麇為騏驎
鵠為鳳皇是故氣性隨時變化豈必有常類哉褒姒

玄龜之子二龍漿也晉之二卿熊羆之裔也吞燕子
薏苡履大跡之語世之人然之獨謂瑞有常類哉以
物無種計之以人無類議之以體變化論之鳳皇騏
驎生無常類則形色何為當同案禮記瑞命篇云雄
曰鳳雌曰皇雄鳴曰即即雌鳴足足詩云梧桐生矣
于彼高岡鳳皇鳴矣于彼朝陽葦葦萋萋嚶嚶喈喈
瑞命與詩俱言鳳皇之鳴瑞命之言即即足足詩云
雍雍喈喈此聲異也使聲審則形不同也使審同詩
與禮異世傳鳳皇之鳴故將疑焉案魯之獲麟云有

麇而角言有麇者色如麇也麇色有常若鳥色有常
矣武王之時火流爲鳥云其色赤赤非鳥之色故言
其色赤如似麇而色異亦當言其色白若黑今成事
色同故言有麇麇無角有異於故故言而角也夫如
是魯之所得麟者若麇之狀也武帝之時西巡狩得
白麟一角而五趾角或時同言五趾者足不同矣魯
所得麟云有麇不言色者麇無異色也武帝云得白
麟色白不類麇故言有麇正言白麟色不同也孝宣
之時九真貢獻麟狀如麇而兩角者孝武言一角不

同矣春秋之麟如麇宣帝之麟言如鹿鹿與麇小大
相倍體不同也夫三王之時麟毛色角趾身體高大
不相似類推此准後世麟出必不與前同明矣夫騏
麟鳳皇之類騏麟前後體色不同而欲以宣帝之時
所見鳳皇高五尺文章五色準前况後當復出鳳皇
謂與之同誤矣後當復出見之鳳皇騏麟必已不與
前世見出者相似類而世儒自謂見而輒知之柰何
案魯人得麟不敢正名麟曰有麇而角者時誠無以
知也武帝使謁者終軍議之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天

下同本也不正名麟而言野禽者終軍亦疑無以審也當今世儒之知不能過魯人與終軍其見鳳皇麒麟必從而疑之非恒之鳥獸耳何能審其鳳皇麒麟乎以體色言之未必等以鳥獸隨從多者未必善以希見言之有鸚鵡來以相奇言之聖人有奇骨體賢者亦有奇骨聖賢俱奇人無以別由賢聖言之聖鳥聖獸亦與恒鳥庸獸俱有奇怪聖人賢者亦有知而絕殊骨無異者聖賢鳥獸亦有仁善廉清體無奇者世或有富貴不聖身有骨為富貴表不為聖賢驗然

則鳥亦有五采獸有角而無仁聖者夫如是上世所見鳳皇麒麟何知其非恒鳥獸今之所見鵠麋之屬安知非鳳皇麒麟也方今聖世堯舜之主流布道化仁聖之物何為不生或時以有鳳皇麒麟亂於鵠鵠麋鹿世人不知美玉隱在石中楚王令尹不能知故有抱玉泣血之痛今或時鳳皇麒麟以仁聖之性隱於恒毛庸羽無一角五色表之世人不之知猶玉在石中也何用審之為此論草於永平之初時來有瑞其孝明宣惠衆瑞並至至元和章和之際孝章耀德

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時俱應鳳皇騏驎連出重見
盛於五帝之時此篇已成故不得載或問曰講瑞謂
鳳皇騏驎難知世瑞不能別今孝章之所致鳳皇騏
驎不可得知乎曰五鳥之記四方中央皆有大鳥其
出衆鳥皆從小大毛色類鳳皇實難知也故夫世瑞
不能別別之如何以政治時王之德不及唐虞之時
其鳳皇騏驎目不親見然而唐虞之瑞必真是者堯
之德明也孝宣比堯舜天下太平萬里慕化仁道施
行鳥獸仁者感動而來瑞物小大毛色足翼必不同

類以政治之得失主之明闇準况衆瑞無非真者事
或難知而易曉其此之謂也又以甘露驗之甘露和
氣所生也露無故而甘和氣獨已至矣和氣至甘露
降德洽而衆瑞湊案永平以來訖於章和甘露常降
故知衆瑞皆是而鳳皇騏驎皆真也

論衡卷第十六 終

